

霧中情人系列

甘心被你勾引
因为再也没有比你更好的

甜姐儿

台湾 古雪吟

甜 姐 儿

古雪吟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仪贞

封面设计:陈小玉

雾中情人系列

甜姐儿

(台湾)古雪吟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宁市新华书店经销

南宁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6印张 128千字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7-536-33209-8/A·638

定价:9.80元

序 幕

套上三寸调换黑色细跟凉鞋，她半侧过头去，对着镜子倒映出来的身影微挑起两道眉毛。

美容院为她设计的发型其实很简单，她的发被盘到脑后，垂落几条不甚听话的短发在她脸庞，一条细细的心型碎钻静静的躺在她光裸的肌肤上，同型的钻石耳环扣在她小小的耳垂，映出她的皮肤粉微欲滴。

她退后一步，深思的盯着镜中的自己，镜中的女人有着一张小而精致的心型脸蛋儿，适度且完美的淡妆无懈可击的雕出她细致的轮廓，精巧的勾勒她柔和的玫瑰色唇形，衬托出那双聪颖慧黠的大眼更显得灵秀动人，

看样子，在美容院里枯坐了六个小时，被折磨到差点没隔屁去见上帝的代价。还挺值得的。

再来是衣服。

这种原始神秘的黑，她一向不以为然，没想到身上这块花了她五位数字新台币，露的比遮的多的“布”，显现

甜 姐 儿

出来的效果居然这么“好”。那服贴的布料几乎如活生生的水蛭般吸附在任何它接触的部位，露民纤细优雅的头项和美好的肩部曲线，刀长期隐藏在T恤、牛仔裤下的曼妙曲线毫不保留的表露无遗。

好极了！她不自觉露出猫似的狡黠笑容，刀就是要这种效果，她就是要曲线结露，她就是要性感，她就是要暴露到有人告她妨硬风化的地步。

她转了一个角度，一面想着从收看来人眼眸半闭，厚厚的嘴唇微嘟的模样，她对着镜了挤眉弄眼老地天，勉强忍住到自己那副首弄姿，风骚到了极点的蠢样大笑一场的冲动。

哦，她干么发神经氢自己搞到这副只有“花痴”两字可以形容的地步？简直见鬼！她将视线往下移，目光在脚上那双号和是义大利名垂直的细跟凉鞋上停了下来。

既然要穿出效果，那买高跟鞋的这笔钱自然是不能省，即使女店员又羡双妒的赞美她有一双不用穿丝袜也白修长的腿，在为自己选购一平第一双高跟鞋时，她也没忘了为自己没经验的脚找双够舒服、也够安全的鞋子”

她优闲的转身，弯腰拾起丢在床上的轩色奈儿皮包，将梳妆台前的手凰粉盒和口红统统丢进去，再对镜子里的自己抛了个飞吻，然后率领容华贵，不，是“扭腰摆臀”的拉开房门走了出去。

“啊娜多姿……哈，以为我是一辈子没穿过丝袜的白痴兼男人婆，见鬼！我倒要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婀娜

多姿、什么叫妩媚动人！很好……我要是不让你们把说过的话全吞回去，我就跟你们姓！”

雾
中
情
人
系
列

甜 姐 儿

第一章

“告诉我你不是当真的。”

“你知道我是当真的。”

“告诉我你在开玩笑!”

“你知道我不是开玩笑!”

“告诉我你不可能是真的去了!”

“那你以为我干嘛穿这样? 吃饱了撑着?”

左秀灵闭上嘴巴, 正正的瞪着那张好整以, 怡然自得的脸……她正轻松自 撩着颊旁的发丝, 一副天塌下来也不干她事的模样……

“我受够你了, 黎嫣!” 左秀灵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你是个疯子。”

“谢谢你的评语 1” 她无所谓耸肩, 这句话你早在十年前就说过了, 换个新词儿吧。”

“我以为你只是开玩笑, 没想到你真的去了, 左秀灵在她面前来回踱步, “你发什么经非要和大伙儿哎气不

可？你明知道大家平淡瞎胡闹惯了，何必为了赌气而去做这种……奇怪的事。”

“哦，那你可就错了。黎嫣摇摇头，一会儿慢条斯理“三百六十五行，行行主元嘛，有耐艰险奇怪的？者，这行业有耐不发，一样是靠能力赚钱”

“嫌你的大头鬼，你那张大学毕业的文凭是拿来干什么用的。”左秀灵沉不住气，“我要找工作我不反对，可是拜托你起码也找个能发挥所长，学以致用用的行业，而不是去出卖色上，靠露大腿赚钱！”

“嗯，说得好！”黎嫣捧场的拍手，附带吹了个口肖，“真不愧是辩论社社长，大姐一出口训话就是不同凡响”

左秀灵突然觉得她谎不下了。

“怎么了，继续啊！”黎嫣斜睨了也一眼。“千万别我的打扰而破坏了你演讲的兴致，我会过意不去的。”

左秀赤了她半晌，然后一屁股在她面前坐了下来。

“突话，你是真的台湾省上班了？”明知道问的是废话，左秀灵是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你去上班多久”

“嗯。黎嫣想想。“大概有两个礼拜了吧！”

“两个礼拜吧？”左秀灵几乎要尖叫了。“而你居然今天才告诉我？”

“奇怪，我干么跟你报告我的工作状况？难不成我连找个工作都得经过侈的比准不成。”

“你找到的工作我不管，可是你找个咋穿这样露前胸后背，短得连屁股都盖不诌的迷你裙去工作，我怎么能不

管？”左秀灵几乎是在呻吟了，“槟榔西施，哦，我的老天。”

“槟榔西施有啥不好？我也算是在体验人生。”她无所谓的一摊手，说，只是露露大腿而已，双不会少一块肉……”

“你要露大腿怎么不去跳大腿舞”

“那不一样，跳大腿舞没钱赚……”

“去你的，你想钱想疯了是不是？”左秀灵瞪了她一眼，“有事没事嚷嚷着体验人生，去当槟榔西施地叫体验人生？你想写槟榔西施方法有我很我种，何必一定要亲身体验才？”

“至少这行业我有兴趣得很，有人肯用我表示我还颇具姿色吧，。她笑嘻嘻的说，那些写言情小说的女作家为了写本世巨作，不都会亲自下海去验一下各行各业的生活吗？”

“你看小说看疯了是不是，小心看到人格扭曲心术不正。人家是人家，你是你，和人家什么热闹？”左秀灵员之以鼻，“你要体验人生写本言情小说，好你怎么不去当舞酒家女？那会更沧碌耸动得多！”

“何必跟潮流，一点新意都没有。”

“写槟榔西施么叫有新意”

“至少没人写过啊。黎嫣一摊手，“没做过的事，尝试一下没啥不好吧？”见左秀灵不吭声，她再耸耸肩，“再说，我上了半个月的班，倒觉得它没想像中那么复杂，还挺好玩的……”

“耶是你还投胎到复杂的事。”左秀灵嘟哝着，“搞不好过没两癸你会跑来告诉我，某个去买槟榔的黑道大看上你，打算娶你做妾当个黑市夫人，哈！”

“那敢没啥不好啊，。黎嫣眨眨一双精灵剔 大眼睛，笑得像只偷腥的猫。“如果那些黑社会老大都像小说写的那么英挺帅气，锄强扶弱，那我这个妾也不处委屈喽。”

左秀灵没有再开口，只是深思的盯着黎嫣看。

认识黎嫣的时间不算短，起码也有个十来年吧，从国中一路到大学毕业，对个几事儿当，满子稀奇古怪的老朋友，她一向只有甘拜下风四个字可解释自己对黎嫣的心境。

是黎嫣有啥大本领，那可不见得，别的她不了解，对黎嫣的屁细她可清楚得很，这女人一向承性惯了，只做自己认为值得且高兴的事……当然以黎嫣灵聪贩个性，自是不可能做出让自己吃亏的事，这倒是毋上，但是山淡好玩 去过过当槟榔西施的瘾，哦，去他的。”

“你是看言情小说看得走火入魔了是不是，工可不知道你还存有小女生不切实际的浪漫思想，一左秀灵弯下腰去捡黎嫣丢在沙发上的小说，“乔南仪，听都没听过，写得怎么样？”

“陈滥调，了无新意，总之一句就是给看死了，这种书怎么会有人看””

“既然这样，你干么买？”左秀灵问道。

“报记很好笑啊，头闲来没事带进厕所看，没街生纸

用时还可以将就一下……”

有毛病在秀灵吸着，目光总算回到她身上，……”你这身装扮是打啊儿弄来的，左秀灵皱着眉头，看着她身上那块比泳装大不了多少的布，我的天，你管身出门不所你们大的卫伯伯喷鼻血，他年大受不了这种刺激，你还是少迁点巷得好”

“什么三竺来的？看清楚占。这可是几宴欺的口，花掉我五位数字的新台币哩。”

“你是说前阵子掉那个家伙”左秀灵的目光挑易蝗半她从头打量到，怎么的，名牌穿在你身上上像地推货，我以为是那烂手艺随便买块布来缝缝而已，。

“穿名牌来约是看得起你，。她往后一摩打量着自己昨天晚上刚控上的鲜红色指甲油，老实，这颜色还真是挺刺眼的，她么搞不懂为什么公司的美眉增欢用这么鲜艳的颜色扰把自己打扮得经枝招展的，让大量的化妆品盖过了原本清纯可人的秀瞳气质，美则美勇往直前，但总是显得谷地不真实，

而刀，美春名是“入境随俗”事实上是自己也闲得发慌，借人家的指甲油来附涂，无聊当有。

“你把钱全花在这回的轩装上。”左秀灵总算注意到和在黎嫣颈项上的心型碎钻，乖乖，这女人啥时有这笔横财买得直钻石项练，你脖子上那个又是从啊儿弄来的。”

“跟你讲不要说啥弄啊理的，真潜水艇，。她瞄左秀灵不口为然的表情，民吞的妆了下去，我这钻石磺练可清

甜姐儿

白得很，完全赁我的劳力赚来的，可不是啥富家公子哥儿的。”

“少废话，你哪来的钱买，。左秀灵情开始变得严肃。虽说她不相信会出卖自己去换取珠宝首饰，不过……这也很难说，谁知道这女人耶颗猪脑袋坦克在打些什么怪主意，一“那不简单单。黎嫣抓下耳生长上的钻饭送到左秀灵的面前，露齿一笑，“去逛一趟士林夜讥兢仍啦，两个一百块，你要，送你好了。

“什么嘛，是假的，左秀灵孤疑的盾了半晌，唔……由她和黎嫣同样是珠宝右的情况年来，还真是分不出是真还是假。

“可见我还是有法将地摊货穿成名牌的你说的是吧，在小姐，。黎嫣将耳环戴回耳朵上去，一时之间忘了自己还穿着几乎春光外怕短裤，大刺就将脚往椅背上跷，一晃一晃的打着拍子。

“喂，你多少也保持一点淑女的行不行？”虽然没有第三个人，左秀灵还是很鸡婆的去拉拉黎嫣缩到大腿上的‘布’，幸好不是在槟榔摊要不然客人还真会以为那儿兼芝特种行业。

不过，真的，要不是黎嫣这样穿，她还真看不出来这女人身材居然这么晓甩，他和一一伙同学早就习惯了黎嫣一向不具备边幅，性得有点像男的个性，也一直以这点巡，只是黎嫣一直不以为意。

而半个月前那场同学会，可能真的挑了黎嫣不牌理

出售的个性，认识了黎嫣十年来，连同书时注在同一褪到，左秀可还潮见过她穿这么少嘲。

惊讶过后，左秀灵很快就恢复了镇定，她倒想盾看这女人还想怎么玩下去

“你打算体验工作多久？”在知道不可能变黎嫣在任何决定的下，她还是少点口水得好……“不一定，我腻了，觉得无了或是我得到了想要的东西，那工自然就收手不干了……”

“你以为你在毒品啊，还收手不干”左秀灵盯着她盯好吧，你去当槟榔西施，只为想写出一本以这个行为来槛图写言情小说总要有男主角吧，你怎么粉？个科不得了的大集团总裁，不会那么巧到你的槟榔摊支买槟榔，继而年上你的姿色，让你龙此嫁入豪门麻举为凤凰的，你少蠢了好不好？”

“耶，好会有个经营连锁槟榔摊大夫发利市，赚钱赚到股票上市的家伙被我勾引上了。”黎嫣瞅着她，“怎么样，槟榔摊的老板来段罗曼史，这总称不上脱离现实了吧。”

“亏你想得出来，真服了你了。”左秀灵用手揉揉额头，“你写这种东西要卖出版社敢出版，那我连出版社的老板也一样崇拜。”

“没人出版，我自己看看也高兴嘛。”

“你确定人家槟榔摊的老板肯让你勾引。”左秀灵睨着她，“对了，你们那老板是什么样的人，经营槟榔摊的不

都是啥刺龙刺上，走路虎虎生风的大哥级人物。”

“不不不，那你说错了，我们那老板，一脸正派，而且帅得很，有具中年男子魅力。”见左秀灵一脸怀疑的表情，黎嫣咧嘴一笑，“不过嘛……那儿有挺多彪形大汉有事没事晃来晃去倒是真的，以备不时之需嘛，大概我们那老板还有挺我肝胆相照，出生入死的兄弟吧。”

“还敢这种行业不复杂。”左秀灵瞪了她一眼，“哪天你会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要是人家对你有啥不良的企图，你往哪儿跑？”

“那也中能说人命不好，没当有钱人少奶奶的命喽。”她伸了个懒腰站了起来，“不跟你聊了，我得去上班了，如果没啥大事，麻烦你天塌下来都别找我……”

“小心一点！”一直到黎嫣出了门，左秀灵还是不放心的扯着嗓门嚷，“如果太晚就打电话给我，我去接你总比你一个人走夜路好，听到没有？”

话没说完，黎嫣早已跑得不见踪影，看样子是一句也没把她的话给听进去。

左秀灵揉揉额头，不住要咳声叹气，她上辈子是造多少孽，上帝要安排她认识这么麻烦的女人。

哦，老天。

“不是听说他今天会回来吗，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看到人？”

“大概是有事绊住了吧，他上个月也是三更半夜才回来……”

“听说咱经老板等到三更半夜呢，真是夭寿哦……”

“唉，年轻人比较忙是应该嘛，不忙有什么出息？”

“话不是这样说嘛，你没听老老板每回气呼呼骂人的声音，就好像那河东狮吼，泼妇骂街……唉哟！”

“这是对女人的形容词，少笨行不行。”

以上谈话是一群八卦女人的闲言闲语。

黎嫣当然知道那群女人吱吱喳喳闲言闲语……事实上，她今天已经听一个晚上，还是没听出一个结论，好冷眼旁观耶堆头凑在一窃窃议论的声浪，一面有一搭没一搭的虚应着面前那个嘻皮笑脸，死赖着不走的家伙。

“小姐，我一直觉得你很面熟耶，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多烂的搭讪老招数，黎嫣连挤个假笑……“没有吧，你可能记错。”

“不可能，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姐我一向是过目不忘的，我一定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曾经见过我，只是我们无缘相识……”

哟，还真有那么点文学细胞哩，黎嫣忍不住要对跟前这位站三七步，看就像庖三的瘦小男子刮目相看。

“没错，我很确定。”男子咧嘴一笑，露出一口参差不齐，交杂着血红和发黄的牙齿，“不知道你这么漂亮的小姐肯不肯赏光，让小弟请你去喝不咖啡，小弟由衷的邀请……”

着着，男子一双小眼睛还有意无意地在她自认非常

端庄，但实在不够保守的紧守短裙上转了一圈……虽说她该遮的地方全都盖得一丝不露，且这些天来也习惯了这种打扮，但那种别有用意的眼看来也让人不甚愉快。

“这个嘛……”她挑挑眉毛，不动声色的转了个角度，虽她不想以貌取人，而且这家伙看来也还满诚恳的，服务业的第一宗旨，顾客永远是对的，不过嘛，不以貌取人是一回事，接受顾客的邀请又是一回事。

正想委婉的拒绝时，那家伙已经一只脚跨上了摊前的台阶，还大刺刺的往旁边呸了一口，然后若无其事转头继续对她露齿一笑：“怎么样，你答不答应？”

黎嫣的目光从地上那摊血红的槟榔汁，辗转的回到面前那张现在看起来有点欠揍的脸，她刚才怎么会觉得这个伙诚恳的，此时此刻，她只觉得自己面前站了一只放大了五百的蟑螂，恶心到了极点。

服务业的第一宗旨应该加个但是：右顾客言词粗鄙，且长了一副欠扁的嘴脸则不在此限……

“对不起，我没空。”她仍然保持微笑，“能不能请你不要在这里吃槟榔吐槟榔汁。这种破坏公共环境卫生的行为是可以可以报警处理的。”

男子的脸色当场垮了下来，她不知道他是因为被拒绝，还是被警告而恼羞成怒，他妈的，装什么清高，你们卖槟榔却不准客人在这里吃槟榔？”

“隔壁的卖矾也卖保套，你要在这里吗？”

男子涨缸脸，丢下一连串连彪形大汉听了附脸红的

甜姐儿

诅咒之后，愤愤的转身离开了。

又打发掉一个了，黎嫣慢条斯理的拿出粉盒开补妆，是谁说工和会磨损一个人原本高昂的意志，她倒觉得还满有成就感的，且意志愈来愈高昂哩。

“怎么啦，又是个不识相来骚扰的客人。”店里的保镖阿升凑过来问她。

“骚扰没有，不识相倒是真的。”黎嫣的目光不处那群围在一起，大嚷卫生麻将的彪形大汉信身上，移到另一团在一起嚼舌谰论一个晚上的女人产，再转回到了箕脸上。

“老板呢？不在？”她问

“在啊，和几个老朋友到楼上聊天喝茶去了。”

“喔！黎嫣应了一，

说到这痊老公夏石庆；大伙儿一向是有些恭敬的，不只是因淡他年近耳顺之后，眉间仍有着有怒而威的慑人气热，在获上班近一月来，黎嫣和大作儿相处愉快，自然多少也多少看来有些严，实际上却是个好好先生的老老榷。

从职升和大伙儿的口中得知，复石庆处轻进也蒂在道上名显赫颇有名望，只是后来道上复杂的风风雨雨，不再手管江湖世事之后，他运用手头上金做土地习卖，炒股票抽次，所赚得的利润足以让他和一千远离江湖的兄弟和手下们一辈子享用不尽，

经芝槟榔生意只是众多“企业中最策不足道的一小

甜姐儿